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樂律之制中

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朱熹曰語告也太師樂官名時音樂廢闕故孔子敎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絶也成樂之一終也

謝良佐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淸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聯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臣按此孔子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以告太師之言也元許謙謂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皦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聯屬故又曰繹如玩其本文始從成是作樂始中終三節翕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後世有作者當以聖人之言

為法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朱熹曰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臣按朱熹謂韶武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

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葢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甚和韶樂只是和而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朱熹曰不知肉味葢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于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葢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祖禹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

三月不知肉味而嘆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臣按大舜韶樂之作前無倫而後無繼也孔子生于舜千七百年之後一旦聞而學之乃至于忘味則在當時可知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熹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學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又曰前漢

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正之故其言如此

臣按樂居六經中之一其為用最為急者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有成書而樂獨闕焉其所以為樂者其書不復可見幸有此數言載于魯論之中然不徒曰樂而且謂樂正者正之一言益有以見樂之在當時其錯雜無倫淫邪不正實有賴于聖人之正定也

顔淵問為邦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

張載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壊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葢如此

朱熹曰取其盡善盡美放謂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

臣按先儒有曰治道成于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揺蕩人之性情以壊其成故放絶之大抵樂之為樂雖備于聲容而其本原之所始則起于詩之言志故聖人正樂以為常經必使雅頌之得所取韶以

立治法必戒鄭聲之滛蕩後世有作本九德之歌為九成之樂用夫雅頌之正而戒夫鄭衛之滛則古樂不難復矣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于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于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

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朱熹曰不與民同樂者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

之矣

范祖禹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于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

楊時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于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臣按昔人有言春秋時雖伶官猶知姦聲淫樂為可恥而戰國之時則時君直以世俗之樂為可好益世變于是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後先王之古樂絶響而聖賢之格言猶存深思而熟玩之猶可以得其流風遺韻之彷彿也後世人主誠因孔孟之言求作樂之本樂之作也必使其民欣欣然而有喜色然後為之苟徒肆一已之樂而忘萬民之憂又不若不作之為愈也當夫制作之後播奏之

時慨然反思于心曰吾之享此其與民同樂否乎民得無聞之而有舉疾首蹙頞相告者乎必也好樂而與民同之使其欣欣然有喜色如此則所作之樂雖不能備韶濩之音而實得韶濩之意于千古之上矣

漢書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西戎之國）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一作嶰溪之谷）生（治也）其竅（孔也）厚（一有薄字）均（孔與肉等也）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

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合也黄鍾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顔師古曰比合也可以比之謂上下相生也十二管皆生于黄鍾之宫故曰黄鍾律吕之本

臣按樂之作始于黄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宫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律曰黄鍾太蔟姑

洗蕤賔夷則無射雌鳴為六吕曰大吕夾鍾中吕林鍾南吕應鍾此十二者皆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黄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損一分于是文之以五聲曰宫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黄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

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之重為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此黃鍾

所以為律吕之本而天下萬事萬物皆由是而出焉

後漢書志曰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黄鍾為宫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應鍾為變宫蕤賔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為律吹以攷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

臣按聲氣之元一語萬世作樂者之大根大本也作樂者不求之氣與聲而能有所成者無此理也

朱熹曰律曆家最重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一差向下都差者以此

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

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圜其外（循四角規而圜之其徑當四寸有奇）庣（不滿之處）旁九釐五毫（徑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足也）冪百六十二寸（方尺冪百寸圍其外每旁方水五寸庣其旁約五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一寸冪百六十二寸為容一斗積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為容十斗）

蔡元定曰嘉量方尺所以起數也漢斛容十斗實二

千龠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為一千六百二十寸又曰嘉量之法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石一石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為分者一百六十二萬一斗積一百六十二寸為分者十六萬二千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為分者一萬六千二百一合積一寸六分二釐為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則黄鍾之龠為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益十其廣之分以為長十一其長之分

以爲廣自然之數也

臣按朱熹律呂新書序所謂黄鍾圍徑之數則漢斛積分可考者此也新書之首章律呂本原論黄鍾曰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盖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黄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

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德本度量權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吁自漢以來鍾律之議紛紛靡定蔡氏茲書一出而千古之論灼然不疑所謂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此數言者真識作樂定律之本也

淮南子曰規始于一一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

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太史公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律

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于十

二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參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參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于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于戌得五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又參之于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于子化生萬物者也

蔡元定曰淮南子謂置一而十一三之以為黄鍾之

大數即律書置一而九三之以為寸法者其術一也
夫置一而九三之既為寸法則七三之為分法五三
之為釐法三三之為毫法一三之為絲法從可知矣
律書獨舉寸法者葢已于生鍾分内默具律寸分釐
毫絲之法而又于此律數之下指其大者以明凡例
也一三之而得三三三之而得二十七五三之而得
二百四十三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九三之
而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以九分之則為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則為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則為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之則為三三者絲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則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則釐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則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以之生十二律以之生五聲二變上下

乘除參同契合無所不通葢數之自然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註黄鍾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

臣按此即朱熹所謂寸以九分為法淮南太史小司馬之法可推者此也元定之言曰黄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黄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黄鍾寸分釐毫絲之數

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為黄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為黄鍾葢黄鍾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為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為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三分

損益以生十一律焉蔡氏所謂黄鍾之實者如此或者以謂算到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何所用之朱熹曰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考究其法當如是也

杜佑通典曰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黄鍾始三分損益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㽔賓㽔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

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于仲吕之法又制十二鐘以准十二律之正聲又鳧氏為鐘以律計自倍半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但先儒釋用倍聲有二義一義云半十二律正律為十二子聲之鐘二義云從于仲吕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黄鐘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為子聲之鐘其為變正聲之法者以黄鐘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吕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

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黄鍾三分益一得八寸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分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為黄鍾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吕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之半以為子聲之律

蔡元定曰此説黄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吕上生黄鍾黄鍾八寸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

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即所謂變律變半律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漢志所謂黄鍾不復為他律役之意與律書五聲大小次第之法但變律止于應鍾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黄鍾又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鍾又不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

臣按朱熹所謂變律半聲之例杜氏通典具焉者

此也元定之言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
復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
鍾而下則有半聲自㽔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
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為聲氣之元雖十二
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
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
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
所引黃鍾不復與他律為役者益以黃鍾至尊無

與為並惟于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為宮則黃鍾之

為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

與之為役也

通典註曰按應鍾為變宮𮭻賓為變徵自殷以前但有

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為正二聲

為變變者和也

蔡元定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

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

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謂七音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臣按此亦朱熹所謂五聲二變之數杜氏通典具焉者也元定之言曰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

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髙于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為彊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

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于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為調也其所謂和繆者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謂和應鍾生蕤賔不比于正音故為繆

孔頴達禮疏曰黄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蔟為商下生南吕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太蔟為徵下生南吕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

鍾為角太簇為第三宫下生南吕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賔為角南吕為第四宫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賔為羽上生大吕為角姑洗為第五宫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賔為商上生大吕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宫上生蕤賔為徵上生大吕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賔為第七宫上生大吕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吕為第八宫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

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仲吕為角夷則為第九宫上生夾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仲吕為羽上生黄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宫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仲吕為商上生黄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宫上生仲吕為徵上生黄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上生太簇為角仲吕為第十二宫上生黄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太簇為羽下生南吕為角是十二宫各有五聲凡十六聲

蔡元定曰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為宮所以始于黄鐘終于南吕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八十四調其亦不攷矣

臣按朱熹所謂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者此也葢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止于六十而後世乃參之以變宮變徵為八十四調非古矣

以上論樂律之制中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樂律之制下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

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聲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朱熹曰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

樂形之而見其本於莊正齋肅之意故希簡而寂寥耳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臣按周子此言葢謂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攷其聲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為準

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黄鍾黄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臣按程氏此言欲知音者攷聲上下以定黍

張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絃絶木氣成

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臣按宋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爲先程氏以效聲音爲正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爲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且生當有宋全盛之時天子鋭意古樂而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者乃見遺焉使當時若在講求之列其所次敘必有可觀古樂

或有可復之理惜哉

朱熹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

為思益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君馬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而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宫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别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為黄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及其旋相為宫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宫聲常不越乎十二之

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黄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葢黄鍾之宫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宫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宫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

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然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葢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

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宮當配仁之說者則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矣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葢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奪彼與此哉以宮配仁五峰胡氏說

焉又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逺其器與

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為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寖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宋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益亦三致意焉而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馬光劉几楊時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指蔡京輩黥涅之餘魏漢津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建陽蔡元定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𡨋契著為律吕

新書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附會之談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而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

初以為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黄鍾者也是古聖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黄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内每差一分以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黄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

苟聲和氣應則黄鍾之為黄鍾者信矣黄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豊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黄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

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又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蟣蠓無非聲也律則寫其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臣按蔡元定作律吕新書朱熹為之序曰其中所謂黄鍾圍徑之法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説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宫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臣既本朱氏此序而引諸説而附以元定之所參定者既具於各條之下至是剟取序文而繼以元定截竹為管以求中聲之説是則朱氏所謂先求聲氣之元

而因律以生尺尤所謂卓然者也然此求其聲氣
耳而所謂均調節奏被之管絃蔡氏又欲別為樂
書以究其業今世無之豈其後竟不克就耶尚幸
此新書之存以俟後世之聖君賢相功成作樂者
焉雖然此書之作雖由蔡氏而皆本其師之意也
觀朱氏與元定書曰但用古書古語或註疏而以
巳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者一覽可得
梗槩其他推説之泛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今

即其書以觀無一不如其師所敎者所謂甚簡約而極周盡者一言以蔽之矣其後朱氏又與其門人攷訂禮書又定鍾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皆聚古樂之根源簡約可觀而鍾律分前後篇其前篇凡七條一曰十二律隂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二曰十二律寸分釐毫絲數三曰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髙下之次四曰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五曰變宫變徵二變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變倍半

之法七曰旋宮八十四聲六十調之圖其後篇凡六條一曰明五聲之義二曰明十二律之義三曰律寸舊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黃鍾寸分數法六曰黃鍾生十一律數法大槩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為明邃其樂制彙於王朝禮其樂舞彙於祭禮上下數千載旁搜遠紹昭示前聖禮樂之非迂以為後世作樂者之法則後世有作者合二書而求之思過半矣

以上論樂律之制臣按禮樂之制作其微也久矣而樂為甚非其情義之難明也而其所謂制度者失其傳焉耳在漢之世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論者惜之然唐宋以來其精義之存於古典者通經學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義或得其情於編簡之中若夫所謂鏗鏘鼓舞者則知之者葢已鮮矣論禮者謂其數可知其

義難知葢是時度數詳明人所共習所難知者其義理玄微者耳故為是言若就後世言之則可學而知者義理耳若夫名物度數非上智之資豈能奮乎千載之下而逆探其遺文墜緒於千載之上也哉且禮之行也文與器而已然樂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聲習學者既失其傳造作者又失其製葢非一日矣一旦求之簡牘之中以不試

之學而欲合古人之制自非知禮樂之情之
聖有開物成務之才而妙達天人之理者孰
能與於斯哉三代之制不可攷已孔子自衛
反魯之所正僅云雅頌而不及於制度在聖
人時魯之樂工擊磬鼓鼗者踰河蹈海孔門
弟子皆詳記於所録師説之中非無意也其
意以為自是之後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
之聖賢而併與其習樂器之賤工亦無之矣

後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復古制也哉漢初古樂猶有存者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讓未遑武帝慨然有志於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所樂非先王之所制也魏用杜夔隋用鄭繹何妥宋用和峴胡瑗阮逸范鎮輩非不留心於鐘律也然卒無所得焉蓋用其心於渺茫而無所從入之端故耳孟子曰聖人既竭耳力焉然後繼之以五聲六律程子亦曰有知音者

參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益必求之吾之心思竭乎吾之耳力因其所易而後及其所難因其所習而後及其所未達為之以其漸循之以其方深造之以其道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今世古制無復存者雖是述之其與作者之功何異吾無聖人之天資而欲任聖人之創作可乎既不敢作而欲述之又無可因而以為述之之地不得已而就其所

近而易者以求之求之之道先從吾身始晉人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耳黃帝取嶰谷之竹吹之以為黃鍾之宫者有由然也六經之中論樂之最先者莫先于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四言此萬世論聲樂之祖也史亦稱大禹聲為律身為度孔子正樂亦以雅頌得所為先古之樂器無存而存者亦多非古制惟孔子所删三

百篇之詩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舊也無所欠闕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晉志亦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戴記頗有闕誤篇數不可攷漢末止存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改作新辭舊曲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不得聞矣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即開元遺聲也朱子既以載之儀禮經傳中以為詩樂且謂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攷而為此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

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攷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者噫朱子非知樂者哉而姑爲是謙退之辭耳大賢若朱子而不任其責後世之人又孰有過于朱子者哉人人

皆為是言則此樂直至天地之戍會永無可復之期矣雖然與其不能盡復天地之純全而略得以見古人之彷彿猶賢乎已夫有之而不全猶勝于全無而不有也漢唐以來郊廟燕享未嘗不用樂而樂之用或至于用鄭衛之音今吾稍存古人之意以倣古人之樂雖不全于古而猶彷彿于古豈不愈于鄭衛之音也哉程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

曲古人之詩其音調不復可知已而今之歌曲雖出時人之口而亦有所沿襲如向所謂十二詩于鹿鳴等六詩云黄鍾清宫註云俗呼正宫關雎等六詩云無射清商註云俗呼越調所謂黄鍾清宫無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為聲而正宫越調之類宋世所謂詩餘金元以來所傳南北曲者雖非古之遺音而猶有此名目也夫人能為之而聞之者亦能

辨别其是否誠因今而求之古循俗而入于雅以求古人之所彷彿者萬一天生妙解音樂之人如師曠州鳩信都芳萬寶常王令言張文收之輩必能因其彷彿而得其純全者焉因聲以攷律正律以定器三代之樂亦可復矣然如此之人豈易得哉吁必待后夔而後作樂必待師曠而後聽音斯人不世出而樂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而音豈可不聽

哉世無后夔師曠而后夔之心師曠之耳則人人有也萬古如一日也昔宋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其後卒無所成如復言房庶亦言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易之以箏笛笙匏也攢之以斗塤土

也變而為甌杌𣪠木也貫之以板凡若此者八音之變也亦猶大輅起于椎輪龍艘生于落葉其變則然爾古者食以俎豆後世易以杯盤簞席以為安後世更以榻案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盤榻案而復俎豆簞席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滛豈其器之不古若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

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淫聲哉庶之此言雖非窮本之論而不謂之知變不可也樂記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樂之本同而其變則異同者其精者也異者其粗者也推其異而合之同舉其粗而歸之精則其體凝一矣臣請明詔天下求知音律者内而朝著外而州郡隱而草澤之士賤而技藝

之流許其自陳及臣僚薦舉聚于一處俾其
各就所能因其明處而各罄其所知用今世
所奏之樂今日所歌之辭度其腔調按其節
拍先求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究古人
清宮清商之調依俗法之所移換尋古調之
所抑揚然後被之于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
收之以石必俗器之調而後古器之即合作
于一堂之間而有和應之美不徒協夫奏者

之心而且諧之聽者之耳無間賢愚貴賤一是同和然後按古人鍾律之法即蔡元定之律吕新書朱文公之通解鍾律依其說按其法而講究其所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築室布灰如其候氣之法截竹為管以求黄鍾之聲如所謂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黄鍾之法焉此則蔡氏截

管候氣之法也若夫所謂度其圍徑者則未有定準焉夫所列之管既已應氣可豫尋秬黍中者分為三等先以一等實于是管之中必須千二百粒適滿其中無欠無餘然後用之有餘欠者則用次等次等不合又別用之必同而後已所實既同然後因之以定尺審度量謹權衡焉由是以制律呂均聲音製樂器先試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

以十六聲而齊八器聲高者則抑而下之聲下者則引而上之過于厲者平之過于醲者淡之逐器而調之使其一器之中聲律自然均調而無有參錯合器而協之使其衆器之間自然翕合而無相奪倫無一器之不諧無一音之不應如此雖不能盡善盡美如古人之純全然通其變以窮其本亦可以得古人之彷彿者矣方之章韶濩武雖不可企及然

視後世之因循苟且者則有間矣臣於鍾律非所通曉姑述所聞以俟當代之聖明任作述之大柄者焉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五 四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楊可震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王朝之禮上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㚒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正朝視事

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

臣按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皐門二曰庫門(一作雉門)三曰雉門(一作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作畢門)皐門之內(或作外)曰外朝朝有三槐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內有宗廟社稷雉門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室為理事之處所謂中朝即中門也然不謂之朝而謂

之門意者堂宇深邃難于聽對每日常朝則御其門歟今制天子大朝賀朔望行禮御正殿常朝御門與此合

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治朝在路門外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禁謂止其非法令謂使之有為叙羣吏之治次序所治之事以待賔客之令令謂賔客未至而先為之具諸侯之復報也謂奏事者萬民之逆自下而上曰逆謂上言者

鄭玄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

不如儀敘羣吏之治者常次敘羣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

臣按天官卿冢宰其貳則少宰少宰之次又有宰夫王眡朝則冢宰贊聽治而宰夫掌其治之法所謂敘羣吏之治即今百司各奏所治之事也待賔客之令即今鴻臚引見藩府所遣使及外夷也諸侯之復萬民之逆即今通政司所奏事也正公卿大夫羣吏之位正之為言疏謂察其不如儀者即

前代殿中御史之職今輪御史糾儀也古今委任之職不同而朝廷之間所當為之令所當禁之法則一而已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正南鄉向明三公北面東上對上以東為尊孤東面北上位于右卿大夫西面北上位于左王族故士王之同族故為士而留宿衛者虎士虎賁之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分立于右面向外太僕侍御之長大右即司右勇士為軍右者大僕從者小臣祭僕之類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分立于左西向外司士擯

掌擯相之禮孤卿特揖逐人而揖大夫以其等旅揖衆也卿大夫有上中下等各隨其等合衆而揖士旁三揖士立于孤卿大夫之兩旁待其特揖旅揖已訖後即其處而揖之王還視朝畢將還也揖門左揖門右王將還用手揖退立路門左右者大僕前大僕向王前立而奏復逆王入內朝皆退王入路門內朝者皆退

王安石曰此所謂治朝也鄉明以聽天下者王故王南鄉鄉王而荅之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佑王者也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順王所鄉故南面

臣按此即通典所謂周制四朝之一二曰中門者也蓋在路門之外人君與羣臣常朝之所若今奉天門日朝是也其司士略似今鴻臚寺卿然公孤卿大夫每日朝參之臣也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侍衛執役之臣也王族故士宗室之有職任者也虎士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者也大僕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及掌諸侯復逆者也大右即司右掌羣后之政令凡勇力之

士能用五兵屬焉大僕從者有小臣掌公孤卿之復逆有御僕掌羣吏庶民之復逆當人君視朝之時司士正其位以正朝儀辨其等以定班次王族故士以肺腑之親而錯居侍衛之間虎賁士以武勇之選而趨走前後之列掌服位者大僕也而無司出入之大命掌卒伍者司右也而實統勇力之士朝廷之間明明在朝穆穆在位所以鄉明而聽天下者肅肅乎其嚴也而左右前後之人所以環

列而侍衛者又皆親信武勇之臣所以防微威衆者又無所不備焉當是時也視是朝也論道經邦二公弘化者固各盡其道分職率屬敬官亂政者亦各理其事凡天下諸侯與在朝卿士及内外之羣吏庶民事之已行者有以復乎上事之未行者有以逆乎上則有大僕與其屬之小臣御僕以為之通達焉若此者乃成周盛時常朝之儀位也然當天子視朝之際臣下入朝之初大臣則逐位而

拜羣臣則逐列而拜小臣則即其位而旁拜左右侍從之臣則方有事而未暇也故王于大臣則答以特揖之禮于羣臣則答以旅揖之禮于小臣則于再揖之後向其旁而答之焉聽政既畢王將還內而侍衛于門之左右者始行拜禮王于是隨其所在而左右揖之可見隆古盛時以禮為治位有尊卑而禮無不答也秦不師古始尊君卑臣而此禮廢矣

太僕侍御之官太僕其長也掌正王之服位王之吉服有六所立有位太僕正之使當其理出入王之大命出大命則宣之于外入大命則納之于内掌諸侯之復逆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王眂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眂朝則正位王與族人燕處則正其位掌擯相擯以助賓相以助主王不眂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王有故不朝則以告于大臣

臣按太僕之官在周為侍御之長所掌者眂朝之

事也後世則專以典牧馬之政失古意矣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特作命書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者也正王之服猶後世行其禮當具冕服其禮當具皮弁服是也正王之位如後世行其禮當御正衙其禮當御便殿是也出之命王之詔敎也入之命臣之奏報也復者何事之已行者報之于上也逆者何事之未行者言之于上也凡此皆太僕之所掌當王眡朝之初出則

出次而奏于王之前以正其位次有不當其位者正之既正而退于侍衛之列及王眡朝之將畢又出次而奏于王之前以見朝事之畢凡夫眡朝之時有出入之大命有復逆之奏報在其位者則自掌之在公孤卿及羣吏庶民者則其屬分掌之而總之于已使有所稽考而不至于遺忘時以達之于上而分付于所司而施行焉如正典則付之夏官憲典則付之秋官之類也然猶恐困窮者不能

以自達而急遽之事不容以暫緩而又設四面之鼓于寢門之外俾大僕掌其政焉由是觀之則人君之眡朝非但以嚴上下之分而惟以通上下之情可知矣然眡朝之政若後世付之鴻臚而屬之禮部可也今乃以屬之司馬何耶昔秦章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邯遂降楚趙充國戍申上奏甲寅璽書報下往還纔七日果以成功兵事貴速而忌壅蔽盖司馬掌兵政而以

其屬司傳奏則無壅遏故也周人之意或出此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聚也萬民而詢焉謀也一曰詢國危有兵寇之難謀所以安也二曰詢國遷徙都改邑三曰詢立君君無適子謀所以嗣其位君臣與民所立之位王南鄉天子南面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三公卿老也羣臣西面卿大夫士也羣吏東面府史之類小司寇擯揖之使前以叙進而問焉以次序而進之以衆輔志而弊謀弊斷也以衆之謀輔王之志又斷之于王也

臣按王朝有三有内朝有治朝有外朝治朝其常

治事之位內朝則退居之處也外朝不常御惟國家有非常之事然後御于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若夫常行之事則在治朝與羣臣按古典而施行之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詩曰詢于芻蕘此所謂致萬民而詢焉詢及萬民則卿大夫士皆在其中矣國危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安國之策國遷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徙國之方立君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嗣國之人三者

皆國之大政必民心之所安衆論以為可然後行之苟非徧訪于人人其不至于逆天理而拂人心也者幾希然其詢之不于治朝而必于外朝者以民之衆且微治朝之嚴與狹非獨不可使之褻入亦恐不足以容之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外朝在庫門之外左九棘朝之下其左樹以棘棘取其赤心而外刺也孤卿大夫位焉羣士上士中士下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府吏也在其後面三槐朝之前有三槐木槐

取其黄中也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疲怠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師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用鞭呼朝者使趨焉又為之辟也禁慢朝怠慢不敬錯立參錯不齊族談相聚而語者

臣按外朝在庫門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御國家有大禮典則于此朝會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難則于此詢問而小司寇掌其政法者經常之制政者權宜之事也朝著之間有上下之位有前後之次入者必循序漸進而不可參差立者必肅

容守次而不可錯亂非奏對不言無故不可聚而喧譁故當人臣朝見之時小司寇則擯而相之使之次第而進朝士則帥其屬而用鞭號呼以肅之使之各趨其位而知所避焉後世人君出警入蹕而鳴鞭以肅衆其原盖出于此

禮記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陳祥道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

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盖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逆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于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而後適小寢釋服也

臣按周有三朝一曰外朝二曰治朝三曰内朝亦謂之燕朝即路寢也外朝不常御人君每日出視

治朝見羣臣以通上下之情退適路寢聽政治以決可否之計蓋視朝之時百官班次以列趨蹌以進漏下無幾刻爾奏對之際機務雜沓未易一一以詳悉也故于退朝之後再御燕寢取其事務之急且切者重聽之與夫左右臣工所謂股肱心膂者委曲講究必罄竭其本末終始如此行之則便不如此則弊俾上心曉然于中而奉行之臣亦灼然知其必如此而不可如彼然後行下如此則朝

廷所行之事皆所當行所禁之事皆所不當行行之萬世而無弊太平之根本在此矣漢唐以來或五日一視朝或三日或旬日始朝我祖宗以勤為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方是之時國家多事幾務叢委事事取自上裁令則治定功成百事具有成憲每日早朝百司奏對只是按行故事于午晚二朝似若可省然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壅蔽壅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

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
而不相親欵見猶不見也我太祖高皇帝立法創
制于君臣之分最嚴然猶恐其嚴而或過于亢故
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第一義所以
示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盡矣臣願參酌祖宗之
制每日早朝之後遇有急切重務成憲所不載或
行之久而弊者許承行之臣先期入奏請御便殿
具其本末源委會集大臣面究利害然後施行事

畢之後或從容顧問以泛及天下之事災異水旱之由田里休戚之故皆許以聞如此則上下之情通而為泰矣此最今日求治之要務惟聖明注意則天下不勝幸甚

漢有天子大會殿為周之外朝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宜有後殿大會殿為外朝宮中有後殿為治朝

臣按七年諸侯羣臣朝長樂宮蓋大朝會之所

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治朝也以紫宸

殿為便殿謂之入閤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正衙則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

葉夢得曰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庫門外有非常之事則于此詢萬民治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内蓋内朝以見羣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或謂之燕寢漢去周未遠猶彷彿其意唐含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乃前後殿其沿

習有自來矣

唐制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大常博士每日常參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若雨霑失容及泥潦並停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宿衛官皆聽不趨

臣按此唐朝朝參之儀制令也漢朝參儀史不載

所載朝會之儀耳惟宣帝紀中興始五日一視事觀此則唐之朝比漢為勤然勤之中又有節焉若雨沾失容泥潦停朝常參官周喪未練大功未葬皆聽不趨是也臣乞于今日亦准此制雨潦之免臨時取旨若常朝之臣有期功以下喪許其告假下禮官定為限期若事未訖亦許展限如此庶使羣臣註門籍者不致虛飾本遭喪者不託以疾一事之舉上足以見人君體臣之仁下足以表臣下

事君之誠

唐室升平日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之後秪遇月旦入閤日賜食

臣按唐人于每日常參皆有廊餐及朔望皆賜食其為國費亦夥我朝廢之良是其三大朝賀禮宴祖宗所以禮答臣下者必須舉行

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

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故謂之入閤

李琪曰衙朝也其禮尊閤讌見也其事殺琪又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内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

葉夢得曰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閤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

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
官俟朝于正衙者傳問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
子矣其後惟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唐明宗始詔
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
臣按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葢以一月之間朔望
為重而見君必備服以盡禮唐人制禮于常日則
隆而于朔望反殺失所輕重矣雖曰是日薦食陵
寢有思慕之心盡于雞初鳴時先行薦食之禮昧

輿乃御殿受朝乎我祖宗以來每日先于奉先殿行禮東朝問安然後御朝其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兩盡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

宋朝因唐與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為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内侍省都知押班至神宗元豐中官制始行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為六參官在京朝

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望叅官遂爲定制

臣按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朝自

祖宗以來至于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朝自古帝

王所無也每日晨興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

侍鳴鞭畢鴻臚卿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

立翰林學士侍御座左錦衣衛官俠陛西立六科

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北立鴻臚官屬立

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于鴻臚寺報名至日先赴

午門外俟百官叩頭畢鴻臚卿對御宣奏姓名員
數于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
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請旨
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出奏無則已
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
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藩府邊鎮所遣
使臣上命以酒飯賞賜旣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
及在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見叩頭畢鴻臚卿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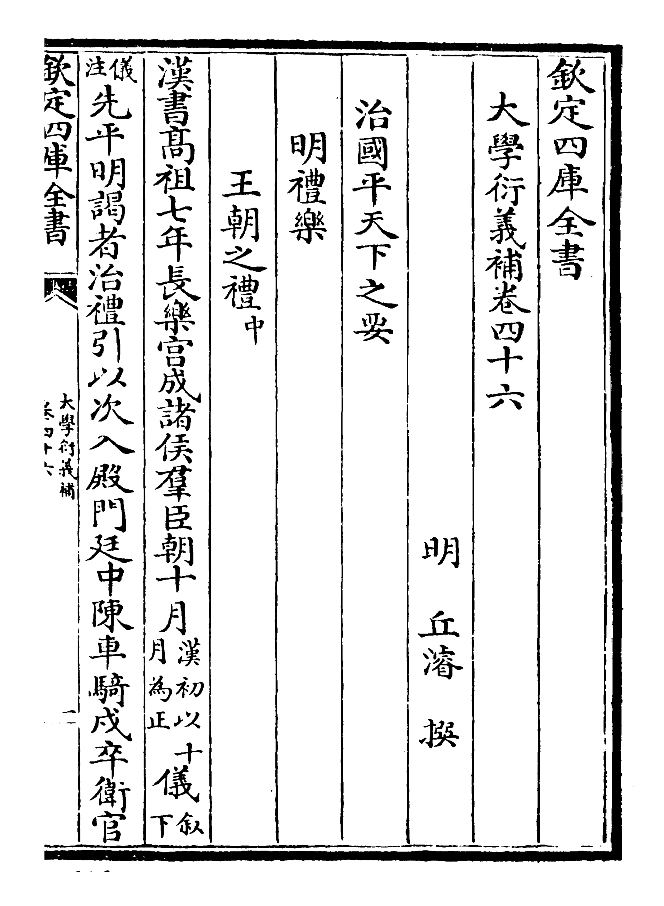
奏事畢羣臣俱側身向上立鳴鞭畢上乘輦往御武英殿或文華閱章疏日率如此至午復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貟數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臣竊考前代之制有所謂捲班放仗入閤等名目或失于粗畧或失于煩瑣惟今日朝儀酌古準今實為得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太祖皇帝諭大臣曰近

者臣僚尊卑體統多未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為定式禮部尚書李原名等會官著為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參之禮有八焉頒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時之便遂襲以為故事旁觀者雖知其非而不敢以為言後來者因以為當然者亦或有之竊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著成圖式載在文獻通考諸書者可考也乞勅大臣及翰林院鴻臚寺官將累朝實錄及禮儀定式等書并稽

洪武永樂年間以來事例詳加講究隱括節潤畫為圖式懸于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俾人人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永為定制云以上朝儀

以上論王朝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王朝之禮中

漢書高祖七年長樂宫成諸侯羣臣朝十月漢初以十月為正儀叔

下儀注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

設兵張旗幟傳曰趨傳聲教入者急走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臚上傳句下告告下句上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傳聲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

臣按此後世歲首行朝賀禮之始漢承秦制以十月為歲首故也武帝始行夏正而以正月為歲首然朝賀之禮則仍其舊用十月焉至後漢始命行

朝會禮於正月此禮三代以前雖未有其制然歲
序更端之始萬物維新而凡為臣子者畢來朝會
以致其履端之慶亦義之當然也
晉書禮志云魏晉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令會
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臣按此後世冬至行朝賀禮之始蔡邕獨斷曰冬
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隂氣起君道衰故不
賀宋人於五月朔亦賀非是

唐書玄宗以帝生日爲千秋節

臣按此後世人君以始生日爲節而表賀之始此前代每一君爲一節如宋太祖爲長春節太宗爲乾明節之類在我朝列聖一以萬壽聖節爲名未有易也竊惟今日承前代故事爲三大節元旦冬至聖誕是也前代惟至日行禮未有先期習儀者有之始自我朝葢以此禮雖非唐虞三代之制然臣子所以致敬君上而敦其水木本源之心以致

其祝頌補報之願者於是乎在茍羣聚於一時而不豫習於先日則不免臨期參差失誤故凡遇三大朝若内若外先期二日於寺觀演習者謹之至也謹之至以其禮之大以上朝賀禮

虞書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民功曰庸

朱熹曰五載之内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盖巡狩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

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廵狩

程頥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

臣按有虞之世廵守之年四方諸侯隨地各朝于方岳廵守之後四方諸侯分年各朝於京師葢是時封建之制行諸侯世守其國恐其歲月易流人心易懈上下易隔故其爲制如此若夫罷侯置守

之後任用不久遷補無常因時制宜惟可行三年朝覲之典三考黜陟之法焉本朝雖無虞朝羣后四朝之制然三年朝覲三考黜陟蓋得有虞之意於千載之下也

周禮大行人主賓客之官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圖其可否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比其高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謀有是非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慮有異同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無常時相見也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衆見

曰同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時聘曰問結其恩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殷覜曰視除其惡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間歲一問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分祭祀之胙同其福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有喜慶事則慶賀之致禬以補諸侯之裁禬祈禳也有裁則補助之

臣按先儒有言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達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易天地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以之圖事

比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姦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亦知此意歟粤自秦罷侯置守此禮不復講然後世所謂部使者監司守令即古者諸侯也其制雖不可卒復其意則不可以不存蓋天子奉天命以治天之民所以致天子之命而施之民者監司守令也分雖懸絶而心則不可以不親親之為言親暱恩愛之謂也古者天子制為

是禮以親當世之諸侯世異勢殊其禮雖不能一一行之於今然能即前日所以親諸侯之心以為今日所以親監司守令之禮千古猶一日也大行人所掌者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覲於王者也間問歸脤賀慶致禬四者天子致愛於諸侯者也諸侯以禮致其敬天子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上下之誠達尚何猜疑間二之爲患哉先王所以親諸侯也如此後世人主其尚體古人親諸侯

之心以親今日監司守令乎

禮記天子當依上聲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玄曰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户牖之間繡為斧文亦曰斧扆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宁者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蓋竚立以待諸侯之至

游桂曰禮不可一端盡也不有君臣相臨之禮則無

以見大君之尊不有賔主相與之禮則無以見同姓異姓親親之恩夫諸侯之中有伯父焉有叔父焉有伯舅焉有叔舅焉有兄弟焉有昏姻焉三王家天下所恃以為天下者不獨恃其形勢也天子以親親之恩而臨諸侯諸侯亦以親親之恩而報天子上下相睦同奬一姓所以數百年長久安寧而無患由此之故且尊卑之分不統於一聖人固以為不可天子之尊諸侯之卑其自然之分固也然諸父兄弟舅甥昏

姻相去之遠而久不相見於其來朝忘親親之恩專以分臨之聖人之心無乃有所不安於此此親親之恩賔主之禮所以行於春朝而異於覲禮之受於廟而臣皆北面也此三代之至文聖人待諸侯之禮備矣

臣按三代之時封建諸侯以分治其民其所以分土而為諸侯者非王室懿親則有功之臣及前代之後也自秦罷侯置守列為郡縣之制歴代分封

宗室及有勲庸之臣多無分地其間親王固有之國者然亦有不出國門者焉我太祖分封親藩以大國雖有分地而無分民其制雖不盡合於周然斟酌漢唐之制最得其中制為禮儀凡親王來朝在外廷則行君臣禮於便殿則行家人禮既有以尚親親之恩又有以存君臣之義盖得三代所以待諸侯之禮若前代專用君臣禮則過於無恩專用親親禮則過於無義皆非中道也以上諸侯來朝禮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鄭玄曰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食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分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王安石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故也四方賓客則有饗燕之禮致其敬故也

臣按燕饗之禮不同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然

皆所以飲食之也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

禮而待其賔客上公之禮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

禮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如諸侯之禮子男饗禮五

獻食禮五舉

鄭玄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

大夫士也

吳澂曰饗禮者設盛禮以飲賓也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食禮者以飲為主也舉者一曰舉牲體也一曰舉樂也公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謂上公九命作伯者

賈公彥曰魯哀公七年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上

公以九為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

臣按古者天子之於賓客有饗有燕饗在朝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

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朱熹曰雅者正也正小雅燕享之樂也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鹿鳴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

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葢其所望於羣臣嘉賔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范祖禹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昏

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真德秀曰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

臣按易言天地交而爲泰觀鹿鳴諸詩天子所以燕饗其臣者如此此泰和之治所以後世不能及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朱熹曰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狥私以廢公是以内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

范祖禹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朱熹曰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唯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

常棣燕兄弟也

毛萇曰常棣之木衆華俱發韡韡而光明故興兄弟

朱熹曰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呂祖謙曰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踈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

代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其

末章曰伐木于阪釃酒以茅泲去其糟有衍多也籩豆有踐陳列貌兄弟無遠言皆在也民之失德乾餱食之薄者以愆過也有酒湑亦釃也我無酒酤買也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朱熹曰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末章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臣按此詩可見人君之於其臣下非但有大燕享若夫閒暇之時其於諸侯諸舅朋友故舊亦必有燕飲以篤其恩義云

天保下報上也

古註曰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于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荅其歌

朱熹曰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荅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也

王安石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故惟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懽心而不強以為者也

朱熹曰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與

臣按古者人君以嘉禮賓之者有四焉宗族兄弟

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之行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然其燕也有因祭而餕有因勞而勞有因閒暇而會所謂饗者烹太牢以飲賓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是於饗禮之中舉樂以薦牲體焉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其樂無筭也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至若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則是

祭畢而燕四牡皇皇者華所歌則是因勞而勞伐木之亂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則是因閒暇而時會也噫三代盛時上下之情相親相愛有如此者後世人主之於臣下以勢臨之而已以利啗之而已以法驅之而已無復三代和合親比氣象凡其所以歲時燕饗之者一惟按故事而姑為之禮焉耳若夫朝夕所以相與燕好而飲食者不出乎宮闈永巷之中左右便辟使令之人治欲復古得

乎

蓼蕭詩之首章曰蓼長大貌彼蕭艾也斯零露湑湑湑然蕭上露貌既見君子指諸侯言我心寫輸寫兮燕謂燕飲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善譽安樂也兮

朱熹曰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臣按先儒謂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留隱相與燕飲笑語和悅則上下可以保有聲譽與和樂也苟上之于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禍端亂萌皆由於此尚何保有其安樂於長久乎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其詩曰湛湛（露盛貌）露斯匪陽不晞（乾也）厭厭（安久足也）夜飲（和燕）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茂也）

厭厭夜飲在宗（宗室路寢之屬）載考（成也在宗室而成燕禮）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明）允（信）君子（指諸侯為賓者）莫不令（善也）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垂也）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朱熹曰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臣按先儒謂此詩前兩章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

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也是詩蓋於褒美之中而寓規戒之意

左傳昭公五年楚薳啟彊曰聖王務行禮朝聘有圭享饗也頫見也有璋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大有巡功天子巡守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貨飧有陪加也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臣按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即聘儀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宴有好貨

即詩序所謂鹿鳴燕羣臣嘉賔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也古者人君之於臣下有享禮以嚴其分有燕禮以通其情此上下所以交而為泰也歟

漢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禮畢置法酒猶言禮酌不飲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也抑屈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

臣按此後世大朝賀宴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

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朝禮儀視前代為備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卿六科都給事中曁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宴中左中右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官及五品以上陪祀官宴于丹墀是日行禮畢該宴官吏

衣立殿外侯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侯

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啐酒酒凡九進湯五進羣

臣則殺其二每歲三大朝賀及郊祀禮成行慶成

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賜鈔以代宴惟慶成則否

臣竊以謂正旦長至遇故免宴可也惟萬壽聖節

天下藩服重臣親齎表賀有自萬里而來者無不

望一霑醉酒飽德之恩請命禮官舉行之

宋志宴饗之設所以訓恭儉示惠慈也宋制常以春秋

之季仲月及誕聖節郊祀藉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羣臣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為羣仙隊仗六番進貢九龍五鳳之狀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閤門通唱致辭謝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曲宴七行或五行每上舉酒羣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釂即皆搢笏起飲再拜曲宴多不拜或上壽更衣賜花有差其郊祀藉田禮畢皆設大宴上元觀燈及苑囿池籞觀稼較獵遊幸所至

亦常以暮春召近臣賞花釣魚於苑中其或兩府使相赴鎮還朝咸賜宴

臣按此宋朝賜宴之儀臣聞國朝洪武永樂宣德中時有賜宴近年以來雖三大朝賀亦久不舉而所謂曲宴者益稀濶矣竊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終歲勤劬職業幸而得一日醉飽之歡是乃君上莫大之恩澤古之人君所以致其臣庶竭忠盡力以至於殉國以身此亦其一機也但不可施

諸非其人而流於褻耳

宋太宗時直史館陳靖言古之宴饗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賔以賢序風雅之作兹為盛焉伏見内殿賜宴羣臣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糾紛無别及至尊舉爵羣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欲望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次拜起失節喧譁者並令糾舉

至道中御史中丞李昌齡言廣宴之設以均飫賜供事

禁庭當定負數籍姓名以謹其出入酒殽之司或虧精潔望分命中使巡察從之

真宗咸平三年學士梁顥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為四圖頒下閤門遵守從之

臣按人君賜宴於臣人臣受宴於君非徒飲之食之而已也內則以廣恩惠外則以觀威儀施恩者固當以禮受賜者尤當以敬茍進退拜起之無節固臣之罪矣若夫酒殽之或虧精潔禮度之或至

簡略亦豈人君禮待其下之道哉李昌齡請命中使巡察梁顥請以所宴為圖在今日亦所宜行焉

以上燕饗

虞書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柴(燔柴祀天)望(望祭山川)秩(牲幣祝號次第)于山川肆覲東后(東方諸侯)協時(四時)月(月之大小)正日(日之甲乙)同律(十二律)度(分寸尺丈)量(龠合升斗斛)衡(銖兩斤鈞石)脩五禮(吉凶軍賓嘉)五玉(三圭二璧)三帛(纁玄黃)二生(羔鴈)一死(雉)贄(贄所執以相見者)如(同也)五器(五禮之器)卒(畢也)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

衡山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華山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恒山如西禮歸格至也于藝祖即文祖用特牛一

五載一巡守

朱熹曰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脩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從東行而遂南向且轉而南行故曰卒乃復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呂祖謙曰廵守而歸茍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見祖廟有愧必矣想舜歸格之時此心無愧對越在廟慰愜可知也

臣按先儒有言廵守所以維持封建後世罷封建以為郡縣之制萬方一國四海一家如肢體之分布如心手之相應萬里如在殿廷州縣如在輦轂挈其領而裘隨舉其綱而網順政不必屈九重之尊千乘萬騎之禁衛百司庶府之扈從以勞民而

傷財也茍慮事久而弊生而欲有以考察而振作之遣一介之臣付方尺之詔璽書所至如帝親行天威不違天顔咫尺孰敢懈怠哉然則帝舜巡守非歟臣故曰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

大行人十有二歳王巡守殷國

王安石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王不巡守則會諸侯而殷見或巡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

吕祖謙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人

運天下妙處大抵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闕一次廵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載一廵守周却十二年何故盖周時文治漸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廵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

臣按呂氏謂舜五載廵守周十二年廵守為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臣竊以謂在虞時則可五載在周時則可十二年在後世罷封建立州郡之時守令

不世官政令守成憲雖屢世可也在今日時變會通之要所以提攝整頓之者誠能擇任大臣每五年一次分遣巡行天下如漢唐故事雖非古典亦古意也

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

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朱熹曰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

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臣按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遊豫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諸侯憂人欲也孟子言古之帝王與今之諸侯其遊豫雖同而其所以遊豫者一則為諸侯之法一則為諸侯之憂天理人欲之異也

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

臣按有虞之時五年一巡守周十有二年王乃時巡所以省方觀民非為遊樂也然又必以四岳為

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行必有方未有頻年出行遊蕩如始皇者也今年廵隴西北地至回中明年上鄒嶧繼是渡淮浮江至南郡登之罘刻碣石門至雲夢上會稽直至沙丘崩而後已其後漢武隋煬亦效尤焉漢武幸而不敗然海内虚耗所損亦多矣煬帝南遊竟死於江都說者謂二君者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於民怨盜起覆祚殞

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名亡者固非一端然儻非遊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文中子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廢而民不勞何也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臣按時異世殊上古之時風氣淳樸人用未滋故人君所以奉身用度者未至於華靡故其巡行兵衛可以不備而徵求不至於過多後世則不然雖

時君有仁愛之心恭儉之德然兵衛少則不足以防姦徵求寡則不足以備用不若深居九重求賢審官内委任大臣以帥其屬外分命大臣以治其方則垂拱仰成不出國門而天下治矣（以上巡守）

上論王朝之禮中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六